

新 支 点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XIN ZHI DIAN
CHANG PIAN XIAO SHUO
CONG SHU
WU YAN DE JIE JU

李肇正 著

无言的结局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无言的结局

李肇正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无言的结局

李肇正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10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2484-9/I·2219

定价:16.80元

新支点：泛工业题材时代

——“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序

蒋子龙

当下是一个“点子时代”——似乎用不着讨论。

“点子大王”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汽车大王等等工业巨头并驾齐驱。“点子”是一种眼光和智慧，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总是那些经常能想出许多好“点子”、且具有把好“点子”变为灿烂现实的运作能力的人。

文坛亦如此。年轻的编辑家闻树国就是位“点子”很多的人——他最早是以自己的小说登上文坛的，我之所以称他是编辑家而不称他是作家，积近十年来的观察，觉得他是那种为了编好书可以自己是不写书的编辑。眼下文坛缺少的正是这种具有敬业精神的优秀编

辑家。“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就是他的点子。

第一批,推出五部。阵容齐整,精壮。作者都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最活跃、创作正处于泉涌状态的青年作家。

这套书的出现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泛工业题材时代”。

工业题材曾经是作家们心照不宣的禁区。中国文人的遗传基因里有着太多的儒、道、释,对工业原则有着本能的惧怕和排斥。自人类发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这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封建帝国,就开始走背字儿,处于下风。近代史上的重大耻辱莫不是由工业落后给带来的。工业这种强大的强加于人的现代宗教,以其铁板一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以其取代一切无法阻挡的气势,把当代作家逼到了墙角——人物被机器淹没,情感被钢铁的管道包裹,内行不写,外行不懂,艰涩难读,吃力不讨好。当代文学在工业题材上进进退退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努力,虽有收获,却不是大面积的突破。当代作家长期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之中——被现代工业品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却不敢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害怕捉襟见肘,露出才智不足的窘相。于是“好汉子不愿意做,赖汉子做不了,”大家躲之唯恐不及。

终于,无处可躲了——中国进入了工业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由工业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的灵魂,工

业的兴衰提供了对于人和生存环境的诸多思考……

作为工业急剧膨胀的标志,老城市越来越大,新城市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县纷纷改为市,乡镇成了生机勃勃的工业园区,传统意义上的或纯自然的没有一点工业的村落越来越少,政府对这些地区“扶贫”的重要手段就是送去工业。工业带来了富裕,也造成了新的贫穷、腐败和无序。工业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工业污染甚至会影响人类的遗传。人类的命运再也无法摆脱工业——这就是现实,躲开了工业,就是躲开了这个社会,躲开了当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工业左右着经济的命运,经济问题处于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首位,直接关系着文化冲突、贫富冲突、男女冲突和伦理道德的冲突。作家们又如何能回避现代人的这种工业命运和工业人生呢?

工业关系着每个人的生活,不再神秘,成了人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然而要理解这种遽然而至、繁复多变的工业现实并不那么容易,想深刻地批判它就更难了。生活不是故事,杂乱,随意,严肃而荒谬,散漫而奇巧,有时“忠于现实”反而不现实,写的非常真实反而不真实,一心想表现现实却反被现实套住。比如现今工业界普遍存在着的人人都在听在传的问题,是企业亏损,资金短缺,企求合资,跨国爱情,勾心斗角,商界腐败,职工下岗……

现实中发生的小说中都有了，人们不会指责生活重复，却埋怨小说跌进了一种新套子，是在现实之下写现实，在工业之中写工业。越像越不像，越具体越不具体，陷入佛陀设置的谜语之中：“凡有言说，皆非实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撕开工业社会的硬壳、显露其伤口还不算太困难，能提供比现实更强大的真实才是工业题材的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关键所在。

“新支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机智的又是勇于表现自己时代的作家，他们想用自己的灵性激活工业题材，用富于智慧和活力的语言揭示工业现实的冷峻和沉重。离合悲欢，灵肉升沉，把各种各样的工业生活、工业人生写得非常有趣。给工业题材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人物命运的“谜局”——工业题材重新“热”了起来就与此有关。即便是工业题材，最迷人的地方也不是工业本身，而是人的故事——生命之谜构成小说的魅力。

编辑一个聪明的“点子”，获得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的积极响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收获，真难能可贵。让人有理由相信，工业题材的创作将会变得备受关注，道路广阔，而且会越来越繁荣。

祝贺他们。



BAIHUA

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

内 容 提 要

「光耀」兼并「精业」的形势已日趋明显。于是，精业的新任厂长唐浩与光耀的厂长马光明，就历史地成为矛盾的焦点人物：改革的优势和改革所带来的弊端，在这里发生直接冲突，昔日积怨与今日恩愁的多重纠葛，既构成三角恋爱关系，又影响着改革的激情与竞争的心态。明争暗斗致使本来如日中天的光耀机床厂破产，经理马光明将银铛入狱，唐浩以家庭的解体为代价从绝望中诞生，秦诗华逃避现实在纽约成为修女。小说在对企业兼并以后所暴露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了人的根本欲望——灵肉的冲突。

老高真想让工人把自己给撕了。就像奔涌的热血,时时给他以迸裂的感觉,而工人们却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眼神悲凉而又辛酸地诉说着满心的企盼。

第一章

1

厂长老高一宿没合眼。

厂里八百号人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一起用阴沉沉的目光看着他。大伙儿似乎都受了机床的影响。精业机床厂鼎盛时期，大大小小的机床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山呼海啸似的轰鸣声能把屋顶给掀了，现在，它们都死气沉沉地踞伏在车间里，默默地闪烁出钢铁的冷黑色，像是经了长途跋涉而筋疲力竭的历史老人，无奈而又理性地旁观着人世的剧变。老高十六岁进厂当学徒，屈指数来至今已四十个年头。厂子连着他的心肝，厂房是他的骨架，机器是他的肌肉，工人是他的血液。厂子是他的爹，是他的娘！老高真想让工人把自己给撕了。就像奔涌的热血，时时给他以迸裂的感觉，而工人们却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眼神悲凉而又辛酸地诉说着满心的

企盼。

“多好的工人，让他们没饭吃，我老高不是人！”这样想来，老高不由热泪盈眶。

城市的七彩灯光，在长风的挟持下，轻靡而又温软地抚摩着薄薄的窗帷。不远处，良宵倾情的卡拉OK，一声两声地漏进窗隙。城市的夜里，许多人陶醉着。老高的感情是粗线条的，此刻却缠缠绵绵地伤感了。他实在弄不懂，在这艰难时世，还有这么多人淋漓尽致地在灯红酒绿之中挥洒着他们的雅兴。老高想翻个身儿，平静一下纷乱的思绪，但他没有，怕惊动妻子。妻子李婉，小他十二岁，这就有些老夫少妻的味道，都四十四了，在老高的怀里还娇憨地像只波斯猫。李婉商业会计学校毕业后，分在一家国营厂当会计，去年办了退休，到一家合资的外贸公司里当会计，收入挺丰厚。老高很支持，家里要是没个能挣钱的人，日子就黄了。妻子笑他说：“老高，你是六十岁的身体，四十岁的干劲，二十岁的思想。”意思是说他人衰老，思想单纯，干劲却不小。老高挺满意这话，笑纳了。妻子显得格外年轻，细细地一化妆，只有三十几岁，双休日夫妻俩逛街，总会有人说他俩是父女，致使老高都不敢像丈夫似的搂她的肩膀。妻子说：“这年头，最重要是赶紧走自己的路。”有一家乡镇企业聘请老高当厂长，月薪开五千元，妻子要他也办退休，去挣那份工资。这下老高可虎下了脸，说她没责任感。老高脸一虎，皱纹疙瘩就少了许多，妻子挺

乐。

老高才睡着，电子小闹钟就跳弹似地嘟嘟地叫了起来。六点半，是老高起床的时候。老高一激灵，突然觉得一阵潮涌般的猛烈的心跳，锤击得他喘不出气来，全身绵软。妻子正在梳妆台前化妆，很认真。老高怕她担心，没敢惊动她，偷偷从枕下拿出瓶麝香保心丸，数了六颗放在舌底含着，静静地闭上眼。医生曾告诫他这是心肌梗塞的前兆，要他注意保养。老高从未把他的病况告诉妻子。约摸半小时，心律渐趋平缓，妻子也为他准备好了早餐。这时，楼下有嘟嘟的喇叭声，厂里的小车准时来接他上班了。老高赶紧跳下床洗漱毕，夹着公文包走下楼。妻子在后面生气地喊：“你什么都不要，只要那破厂！”

2

正是上班的时候，车如流水马如龙，人们行色匆匆，表情专注而又严肃。老高头靠在椅背上，心里想，这许多急走疾行的人中间，或许有许多人去干没有活儿的工作，去挣没有钱的工资，但他们还日复一日、一如既往地往厂子赶，他们为的是什么？老高怅惘地想着，不禁有些疲倦。马路上最活跃的是助动车，如入无人之境，时而在慢车道上超越，时而在快车道上穿行。唐浩说过这样的话：“助动车现象值得注意。咱们精业现在

是一辆全身什么都响，只有铃不响的老坦克。咱们要给厂子安个马达，不要老在慢车道上咣当咣当地挪动，也要挣到快车道上去飙一回。”唐浩是老高最得力的副厂长，才三十岁。老高微微合上眼，他在思考一天的工作重点。说来也真羞人，最重要的工作竟是躲债。厂长室后面的密室已躲不了了，今天得找个新地点。今天还有个重要工作，就是市工业局的厂长座谈会，作为亏损厂厂长，他要介绍反面经验以供别人借鉴。这是抽他的嘴巴！老高想请假，可刘局长说今天的会议特重要，分管的副市长和省体改委的负责人都要莅临指导，谁要缺席就给处分。

小车悄没声儿地停在厂门口，等着传达室的老赵头来开门。厂子八点上班，老高总提前半小时到厂。一块锃亮金黄的铜牌耀人眼目。十年前，精业生产的机床行销省内外，每年都给市里创利二百万以上，刘局长把精业当成宝贝疙瘩，人前人后地夸他，还亲自来挂了这块“明星企业”的牌子。十年后，精业产品滞销，资不抵债，刘局长就大会小会地批他，却不来摘这块牌子。老赵头天天蘸着机油擦那铜牌，把它看得跟命根儿一样。精业兴旺的时候，这铜牌是皇冠上的宝石，挺荣耀。而现在，是秃子的脑门上生了块疥癣，是天大的耻辱。老高早想摘了，但他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局里挂的，就向刘局长请示。刘局长哼哼哈哈，也不给个态度，老高知道，“明星企业”是个抽象的数字，局里报到市里备了

案，是局的脸面，他摘的是局里的面子。局长不表态，老高也就没敢下手。老高就要退休了，这是他在厂的最后岁月。老高数得清厂房的每一块砖头，机器上的每一颗螺丝，厂子要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倒闭，可真不是个滋味！老高实在不甘心。

老赵头开了大门，小车慢慢朝里滑，突然有个人横截到车头前，双手舞得像两条蛇。司机小林猛地一刹车，老高往前一栽，睁眼看，是本市一家贸易公司的财务科长。真是冤家路狭，老高还没琢磨好躲债的地点，就撞了个正着。一年前，精业从那家贸易公司进了一批钢材，总计五十万。当时分管经营的龚副厂长下了小手，在贸易公司上下打点一番，未付款就把货提了出来。老龚这一手活儿真绝！为了追这笔钱，这位财务科长来了不下百次，厂子陆陆续续给了二十万，就做铁公鸡，老高也总躲着他，现在没得躲了。马上就是上班的高峰，急红了眼的工人那么一围，事情就不好看了。老高赶紧下车，亲热地拍科长的肩膀，拉他到办公室里说话。科长却梗着脖子说：“今天我不见钱不走人，你老高上厕所我跟着闻臭，抱老婆上炕我跟着鼓涌。”科长一副亡命之徒的模样儿。老高被逼急了，也横着说：“要钱没有，要命有八百条，你咬我尿？”科长缓了口气说：“高厂长，咱们谁跟谁啦？一棵藤上的两颗苦瓜，都别叫穷。借钱还债，我只跟你说这个理儿。”老高也就开了点笑容说：“都穷

到根上了，不说又咋办？咱精业都快资不抵债了，债多不愁，死猪不怕开水烫。要不，你到车间去看看，哪台机床合适，就搬了去。这辆小车你要是看得上，开走也成。”老高说的是赖账的俏皮话，哪知科长就假戏真做，说：“此话当真？老高，你可是精业的总舵主呀！”老高又是一句俏皮话：“君无戏言。”小车是“桑塔纳”，有七八成新，科长转着看了一圈，就打开车门把小林拉了下来，自己坐进去开了就走。小林一愣，接着就紧追，大声喊：“抓土匪！”老高也急追了几步，嚷嚷道：“这家伙还真会开车。”忽又止了步，对小林说：“算了吧，赖账也挺无耻的。再说，厂子里工人养家糊口的钱都发不出，我还坐小车摆什么谱子，没了省心。”

老高快快地走进厂长办公室坐下，厂办的秘书就泡了茶端来。老高喝了一口，肚里一阵咕噜，这才想起早上走得匆忙，没顾上吃早饭，就叫：“小林！”小林走了进来，苦歪着脸儿，全无往日的殷勤活络。小林是老高的远房亲戚，命运挺背时，大学考了好几年，都差一两分没取，就在家寻死寻活地闹腾。老高就把他弄进精业，让厂子出钱给他学驾驶。小林是老高的铁杆心腹，老高有什么私事尽使唤他。老高想让他去买早点，见他神色不对，说：“这龟儿子，有啥事就直说。”小林嘟囔道：“厂长，我家的三张嘴都等米下锅呢！现在，厂子也没车给我开了。”老高一激灵，眼里凝出两片森森的寒

光。这小子想开溜！小林从裤兜里掏出张纸来：“厂长，这话我实在说不出口，你看看吧！”老高气恼地说：“看什么看？你一放屁我就知你要拉什么屎！”接过一看，果真是辞职报告，刚写的，墨迹还未干呢！老高的双眼不由濡湿了。自己最亲信的人要离他而去了，真是树倒猢猻散哪！转念一想，自己连饭也没给人吃饱，凭什么让人给自己卖命？老高既悲切又惭愧，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小林心里挺难受，想说什么，老高摆了摆手，说：“去吧！人图个什么？不就是图个奔头？再说小车也没了，留你无用。”说罢就在报告上签了“同意”二字。小林拿过辞职报告，却挪不开步，愣愣地看着老高。老高催道：“去就去吧，别磨蹭了，省得我看了心烦。”小林转身走到门口，老高突然又叫住他，说：“你到财务科去看看，还有没有现金，把欠下的工资领了。我不能欠着钱让人走路。”小林唏嘘说：“厂长，你以后用得着我，就来个电话。我要养家糊口，实在没法子。”老高说：“还有件事儿。车都给人开走了，咱们不如把事情做得漂亮些，主动去把过户手续办了，干完这件事，你就和精业没关系了。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老高再也说不下去了，闭了眼，头靠在椅背上。他的胸膛里翻江倒海，或许是饥饿引起的肠胃的蠕动，或许是心潮起伏诱发的生理活动，他有了一种分崩离析的感觉，一种宿命的死亡的预感。